

1911 革命與宿命

赫連勃勃大王（梅毅）著

湯因比般的深刻意念、唐德剛般的深邃思索
錢穆般的深遠爬梳、黃仁宇般的深入考據
深度解析辛亥革命的宏大歷史和微細場景

1911

革命與宿命

打響辛亥革命百年紀念第一槍！

央視百家講壇主講人

梅毅（赫連勃勃大王）

2011開年力作！



1911 革命與宿命

1911年，清朝即將滅亡的那一年，在中國的政治心臟北京，從表面上看，卻顯得格外平靜、安謐，充滿了進步、現代甚至祥和的色彩。

大時代暴風驟雨的劇變之前，往往都是如此波譎雲詭地給人以無邊的假像。這個國家看似平靜的表層下面，湧動著一股強大的、不可逆轉的潮流：革命！

但是，清朝，這個垂垂老矣的政權，腐朽已經發展到它的骨子裡。它的軀體遍佈危機，華麗帝國的遮羞布下，滿是能致它死地的痼疾和菌群。

坐待，等來的只有革命。沒等政治裱糊匠們和油漆工們在大清國舊機器上塗抹粉飾新的油彩，就在滿大人們磨磨蹭蹭之際，武昌的槍聲脆然一響，260多年的大清龍旗，應聲而落……

近百年的歲月已恍如雲煙，如果我們今天以一種客觀的「現場感」縱觀歷史的細節，不免讓人無限歎惋：歷史沒有給中國機會，激進的革命者也無視這種歷史機會。政治革命很容易去「開創」，但難以對國內外的成功案例加以模仿。正因如此，翹首企盼的苦澀，將會在辛亥革命槍響後，長久縈繞於我們的心頭。

ISBN 978-986-7027-76-4



9 789867 027764

D527 NT \$320

靈活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1911革命與宿命 / 赫連勃勃大王(梅毅)著. —— 初版,

—— 臺北市: 靈活文化, 2011.06

面; 公分. —— (大解讀系列; 27)

ISBN 978-986-7027-76-4 (平裝)

1. 辛亥革命

628.19

100008983

大解讀系列 27

1911革命與宿命

作 者: 梅毅

發行總監: 李錫華

發行人: 劉聰敏

美術編輯: JOHN平面設計工作室

出版社: 靈活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地 址: 台北市和平西路三段382巷2弄19號1樓

劃撥帳號: 19558759靈活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電 話: 02-2308-6323

傳 真: 02-2308-5617

E - m a i l : quick999@ms67.hinet.net

印 刷: 普林特斯資訊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1年6月初版一刷

定 價: 320元

ISBN: 978-986-7027-76-4 (平裝)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(Printed in Taiwan)

本書繁體字版權由九州出版社授權出版

1911

革命與宿命

赫連勃勃大王（梅毅）著

目錄

上卷 清朝覆亡的或然與必然

引 子 火山口上的政權.....	06
第一章 被刻意誇大的鴻溝 ——倍然激化的滿漢矛盾	11
第二章 地方與中央的角力 ——立憲派與督撫們在「民主」演練中的怨憤	36
第三章 那隻「看得見」的大手 ——北洋軍事勢力的抽心一劍	71
第四章 離心離德的「長城」 ——新軍的政治逸軌	88
第五章 「受迫害狂」的臆想 ——民族主義心理的「裂變」.....	102
第六章 民間力量暗流湧動 ——會黨勢力及「邪教」對清政權的侵蝕	117
第七章 鐵路，輾過大清帝國的心臟 ——四川保路大起義的發酵	131

下卷 革命進行時

- 引 子 早產的革命 156
- 第八章 暗夜沉沉血作燈
——唐才常，新世紀率先倒下的英雄… 162
- 第九章 赤血橫流洗乾坤
——史堅如、吳樾、徐錫麟的無悔青春
..... 179
- 第十章 引刀成一快 不負少年頭
——韶華時光汪精衛 208
- 第十一章 一夫鳴槍 三軍皆反
——辛亥首義之精彩華章..... 234
- 第十二章 多米諾骨牌這樣倒塌
——辛亥革命長鏡頭..... 283
- 第十三章 坐看中原鹿正肥
——袁世凱出山..... 320
- 第十四章 短暫的共和
——曇花一現的南京「臨時」政府… 354
- 第十五章 百劫山河亂愁疊
——清朝的覆亡 377

1911 革命與宿命

附 卷

- 附 一 啟蒙者和國家主義者的悲劇
——從端方和趙爾豐談起 404
- 附 二 國殤為鬼無新舊
——從張振武看辛亥首義元勳們的下場 430
- 附 三 辛亥革命大事記 449

1911

革命與宿命

上卷

清朝覆亡的或然與必然



引子

火山口上的政權

1911年，清朝即將滅亡的那一年，在中國的政治心臟北京，從表面上看，卻顯得格外的平靜、安謐，充滿了進步、現代甚至祥和的色彩。

在時任《泰晤士報》記者的澳大利亞人莫理循（George Ernest Morrison）的眼中，京城以及其他地方，不僅沒有風雨欲來的恐懼和不安，反而處處顯示著歡快、悠閒，包含希望：

「在北京，我發現這個城市正在變樣。到處都在鋪石子路，重要的宅第家家都點上了電燈，街道也用電燈照明，電話通暢，郵局每天投遞八次信件。巡警簡直叫人讚揚不盡，這是一支待遇優厚、裝備精良、紀律嚴明的隊伍……自來水供應良好，我敢斷定，不需要多久，我們就能乘上電車……老百姓的物質生活正在日趨豐富，這是不成問題的。再沒有比這更使我深信不疑的了。你在全國無論走到哪裡，都會有財富增長的跡象映入眼簾……興修鐵路正取得真正的進展……無論哪裡修築起一條鐵路，那鐵路穿過的省份就會得到難以置信的好處。」（莫里循致伊蒂絲 布雷克函）

大時代暴風驟雨的劇變之前，往往都是如此波譎雲詭地給人以無邊的假像。這個國家看似平靜的表層下面，湧動著一股強大的、不可逆轉的潮流：

革命！

這種騰騰不息的、蠢蠢欲動的、隱含殺氣的巨大歷史轉折，

並非在一天之內忽然形成，而是一個沉默的、漸進的、越來越快的過程，是一種由不起眼的量變到耀眼引爆的質變的過程。

龍旗之下，那些看似順民的腦後拖著一根辮子的大清國子民，包括社會各個階層，雖然貧富有別，階級各異，但幾乎所有人對清政權都喪失了微小的期待。即使統治階級內部，地方以及中央的大多數成員，都對這個扶不起的「阿斗」心存貳意，他們懷著某種夾雜憂慮、幸災樂禍、惡意，心情複雜地觀望、甚至是企盼「那個時刻」的到來。

失望、憤怒、恐懼、痛苦、憎恨，人民對現實的普遍不滿，由於困窘的生活，甚至打破了清末那種群體麻木的常態。

在北京，1911年的夏天，清涼的微風似乎讓攝政王載灃的團隊躊躇滿志；威權赫赫的袁世凱，已經被下旨回籍「養病」；革命黨人的「三二九」廣州起義被槍炮鎮壓下去，倖存的黨人意氣頹唐；第四次「國會請願」煙消雲散，立憲派灰溜溜回到各地的諮議局空發牢騷；軍隊中的「士官生」被有條不紊地安插到新軍各個層級「摻沙子」，雖然遭到北洋軍人的頑強抵拒，但時間和權力會消融任何阻撓——乍看上去，大清的中央集權是那麼煥然一新，那樣固若金湯，國內幾乎沒有能與攝政王集團相抗衡的政治勢力。

但是，清朝，這個垂垂老矣的政權，腐朽已經侵蝕到它的骨子裡。它的軀體遍佈危機，華麗帝國的遮羞布下，滿是能致它死地的痼疾和菌群。

自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以來，清政府負屈忍辱，駕駛著這艘百孔千瘡的「大清號」，戰戰兢兢地駛向莫知的未來。在維持每況愈下的勉強統治同時，西方列強，一手攬大炮，一手持「商品」，視中國如待宰之肉，紛紛前來割切。這些外洋強盜，細大

不捐，巧取豪奪。被洋人們打得鼻青臉腫之餘，清朝高層仍舊以「天朝」上國自居，怡然昏然，自我安慰地一直試圖用「羈縻」（送錢送地）的方法對付這些東西「蠻夷」。屋漏偏遭連夜雨，突然而起的「太平天國」所造成的巨大內亂，最終使得老大帝國招來窩心一劍，捅得它氣息奄奄。

內憂外患交劇的情勢下，倘若清政府陡然一變，上下同心，或許能使這艘老舊的巨輪安全靠岸。然而，帝國的運氣太壞。牝雞司晨掌國綱，陰毒老邁的慈禧太后，不僅僅是帝國的政治符號，她還是真正的決策人物。而這位元太后繡金鳳袍的陰影下，看似如火如荼的「洋務運動」，變器不變道而已。清朝一時的船堅炮利，皆成電光泡影。鐵艦與鋼炮未及使得洋務派們躊躇滿志幾天，甲午戰爭的巨大挫折，使得清廷上下飽滿的希望，隨著北洋艦隊一起沉入冰冷的海水。

如此，「滿大人」們再多的努力，也是徒勞！

悲懣之餘，康有為、梁啟超等維新派人士高喊：「全變則強，小變仍亡！」強烈呼籲改革。但是政體改革，在十九世紀末的中國，談何容易！手無寸柄的光緒皇帝，書生氣的維新大臣，赤手空拳想與老邁而陰奸的慈禧及其羽翼爭鬥，鋌而走險之際，勝負已判。固然譚嗣同臨死一呼「我自橫刀向天笑」，熱血汨汨聲中，更多的是英雄末路的無奈與淒惶。

再後，由於誤信洋大人要逼迫自己還政於光緒帝的謠言，慈禧太后因一己之私，興昏庸無智倡狂之計，唆使義和團排洋。陰暗的動機，倉促的行動，招致的是駭人的結果——八國聯軍的馬蹄和炮火，不僅僅使得這位大腳太后倉皇逃離紫禁城，隨後，中國社會的各種危機，在洋人的槍炮聲中，也以駭人聽聞的速度進一步加深，進而使得清廷在民間的威信掃地無遺。

隨之而來《辛丑合約》的簽訂，更使中國四億國人要為清政府和慈禧太后的輕率唐突買單——近十萬萬兩的巨額賠款，壓得四萬萬中國人喘不過氣來。（本來是四億五千萬兩，因為清政府當時無力償付，要分39年還清，申算為債款九億八千二百萬兩。從1901年起，中國每年要攤付給列強二千八百餘萬兩。）

國勢日蹙之下，有志之士，紛紛思起，革命風潮，至此蔓延各地。如同御史葉芾棠的奏摺所講：「士為四民之首，近已絕無生路。農、工終歲勤勤，難謀一飽。商賈資本缺乏，揭借者多，獲利維艱，倒閉想望。城市村落，十室九空，無業遊民，居其大半。」

在如此社會背景下，革命，自然如野火一樣，迅速蔓延，不可止息。清朝年青的王公載澤哀嘆：「海濱洋界，會黨縱橫，甚者倡為革命之說，顧其所以煽惑人心者，則曰『政體專務壓制，官皆民賊，吏皆貪人』，民為魚肉，無以聊生，故從之者眾！」

近百年的歲月已恍如雲煙，如果我們今天以一種客觀的「現場感」縱觀歷史的細節，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：

革命，其實並非那個時代當然無二的必然選擇。在清王朝最後慘澹經營的十年中，確實閃現過許多機會，甚至包括一個最大的機會——君主立憲。這種政體的改革如果成功，在統治階級讓出部分公民權力的前提下，有極大可能會軟化國內大眾改朝換代的決心，說不定可以驅散革命的風潮，挽狂瀾於既倒。如果能夠抓住機會，清廷或許像日本那樣，很有可能在這個東亞最大的國家保持住更廣泛的歷史連續性。

可惜的是，在清王朝高層內部，沒人能抓住那幾根最後的救命稻草。他們大多數人只是粉飾塗抹，真戲假作。而且，清朝在對外戰爭中的巨大挫敗，沒能激使本身變成有效力的民族化和政

1911 革命與宿命

治化的政府，沒能使老大帝國一蹴成為成熟的「民族－國家」（nation-state）。結果，滿族高層在他們自身覺得做出了非常痛苦的「讓步」的時候，國內人民心中卻充滿了輕蔑。

面對清政府頒佈的《欽定憲法大綱》中十四項「君上大權」第一條內容：「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，萬世一系，永永尊戴」，國內外的目光靜默地審視著這樣的字樣，觀察著王公貴族們忙活終日的「結果」，換來的，僅僅是革命黨人和普通民眾這樣的評價：一切都是拙劣的欺騙！

坐待，等來的只有革命。沒等政治裱糊匠們和油漆工們在大清國舊機器上塗抹粉飾新的油彩，就在滿大人們磨磨蹭蹭之際，武昌的槍聲脆然一響，260多年的大清龍旗，應聲而落……

革命看似成功，但是傳統的力量仍然強大。新政權不可能掃清一切，不可能改變一切。看似天翻地覆的革命，其實是某種「修改」而已——「皇帝」，不過是變成了「總統」。最終，民國自身，無可奈何地又被納入舊的統治形式中去。

這種換湯不換藥的革命，遠遠遜於原本可以不流血的深刻的憲政改革。

短跑的革命，換來的是馬拉松式的內戰和長期的混亂。

所有的權力運作者，包括革命者，當然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預言家，他們都會有意無意地犯下錯誤。而那些錯誤，會激起巨大的漣漪，且導致新的後果，並在歷史夾縫中繁衍出新的、荒誕的、讓人驚詫的枝杈。

讓人無限嘆惋的是，歷史沒有給中國機會，激進的革命者也無視這種歷史機會。政治革命很容易去「開創」，但難以對國內外的成功案例加以模仿。正因如此，翹首企盼的苦澀，將會在辛亥革命槍響後，長久縈繞於我們的心頭。

第一章 被刻意誇大的鴻溝 ——倍然激化的滿漢矛盾

創刊於19世紀中期的美國《紐約時報》，在晚清那個時間段，對中國曾經進行了大篇幅報導。雖然其中不乏當時美國社會對中國的偏見，但它也饒有興趣地從美國人特有的視角，對清朝統治下的中國和中國人進行了第一時間的感性化、真實化勾勒。其中，美國記者在1876年2月20日對國人有這樣一段描寫：

「我們從清國人那麻木、呆板的面孔上看不到任何的想像力。他們的面容，從未閃現出絲毫幻想的靈光。他們並非弱智，也不乏理性，但就是沒有創造性。在人類智力發展的進程中，他們是世界上最教條、最刻板的人。個人如此，整個民族更是如此：冷漠，很難脫出既有的條條框框，缺乏進取心，厭惡一切創新和改革。」

「漢民族的這種特性，就好像是與生俱來、深入骨髓的。（他們）實在不應該是這樣啊！」

這段話最後的那句感慨，非常非常重要。

確實，具有數千年燦爛歷史文化的漢民族，本來是個廣富活力的、具有無限創造力的民族。一切的悲劇，都源自明朝覆亡的那一刻。

明朝一代，總體上講，除了朱棣「靖難」篡位內戰以及最後十幾年內外交困大戰的兩個時期外，明朝二百多年間的對外武裝衝突和境內離叛都不算嚴重，持續時間也不長。從「大局」上觀察，明帝國社會大多時間段內，處於穩定和平穩發展之中。明朝

中央政權對於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經營積極有效，對內政令推行順利，商品經濟發展迅速，文化傳統方面極具總結性。

但是，明帝國政治、文化、經濟的發展，如果放置於當時世界意義的大舞臺上觀察，就難免顯得遜色。特別是在火器製作、天文地理、曆法運算等自然科學領域，大明王朝因中央帝國故步自封的意識，已經大大落後於時代。十五世紀和十六世紀的全球，是世界性的地理大發現和大航海時代。當鄭和的輝煌遠航被當做浪費國帑而遭故意塵封之後，中國人的冒險意識和進取精神，逐漸為妄自尊大的心態和科舉場屋的鑽營所遮蔽。放縱享樂的低俗慾望，取代了原先勃勃拓展的高尚萌動。

成熟文明的崩潰，並非在於社會與個人陷於縱慾狀態下的麻木不仁。而且，所謂的王朝宿命週期性，也僅僅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暗喻。明朝的滅亡，同樣是一個持續不斷的漸進過程。但它在僵臥不動的邊緣沒有堅持太久，突然襲來的內部崩坍和滿洲少數民族外力，剎那間結束了明朝在舊時代的踽踽獨行。

農民戰爭的巨大消耗與東北少數民族令人瞠目結舌的突然崛起，終於把大明王朝在極短時間內推入了歷史的鴻溝之中。一種長期平穩發展的文明，終於淪為充滿暴力與血腥的末世。這個並不十分邪惡的「舊時代」，被白山黑水之間的屠龍騎士們最終用刀劍刻畫上了句號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大明帝國滅亡前，連一個讓人喘息的迴光返照時期都未曾享受過，但它也沒有經歷過五代十國那樣長久的「末世」期。清朝統治者汲取了蒙古統治者的失敗教訓，在短暫而駭人的恫嚇之後，他們手持儒家傳統的幌子，開始了龐大帝國處心積慮的經營。可悲的是，大明王朝的文明之火，並未被移置於一種更為廣大的空間，清朝那種毫無新意的平移置換，使中原

王朝邁上了一種看似輝煌其實原地踏步的停滯之途。古老的中華文明，並未在改朝換代和「異質文化」浸染下得以類似兩晉五胡時代的鳳凰涅槃，而是陷於一種清朝統治者有計劃、有目的精神圈圍的窒息氛圍之中。

清朝統治者們這種「柔性」的、極具權術手段的精神摧殘，表面上看似粘合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地理與文化間的裂痕，究其實，於漢民族而言，這種處心積慮的摧滅和壓抑，對中華核心價值的腐蝕性，以及由此導致的民族衰退的可怕性，甚至超過無數個「揚州十日」。

萬馬齊喑中，在無盡的統治高壓之下，我們漢民族性格同趨而下，日益變得消沉、靡頓和繁瑣。昔日天真率直、奮發有為、極富文明創造力的人民，日益成為柔懦和忍耐的「順民」。

明王朝喪鐘響起之後，中國在「滿洲化」的適應過程中，其實步入了一種渾噩而長久的假寐期。令人泫然悲哀的是，明亡之後，經過這麼一個近三百年時間的輪迴，繼之而來的，是命中注定更嚴重的分裂和混亂。而後，就是西方「文明」蠻族的野蠻侵略。到十九世紀中晚期，昔日威名赫赫的中央帝國臣民，在手持刺刀和新式武器的外夷士兵眼中，竟成了荒誕可笑的腦後拖著豬尾巴小辮的「土著」。

可悲的是，當清朝龍旗在紫禁城的黃昏中被扯下之後，時光又過了快一個世紀，我們國人心中的「辮子」，仍然頑固地懸浮在腦後……

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·貝爾在他的《後工業社會的來臨》一書中，對於公平與分配政策有著深刻、清晰的見解。他認為，公平報酬和公平差距的衡量原則問題，肯定是後工業社會中最令人煩惱的問題之一。他還進一步解釋說，隨著社會中的人群收入差

距的縮小，隨著「民主」的普及和日益明確，人們對平等的期望會快速增加，而且會更加迫切地進行比較且得出更加令人反感的、難以忍受的結論，也就是說，「人們受的苦可能減少了，但他們的敏感度卻提高了，這種現象，現在通稱為『托克維爾效應』」。

什麼是「托克維爾效應」呢？

作為《論美國的民主》、《舊制度與大革命》等巨著的作者，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對「革命」有著他獨到的、耐人尋味的表述。他認為，革命的起因，並不在於一個國家人民的長期貧困，反而是發生在他們的生活條件隨著經濟增長獲得大幅度改善之後。法國就是一個鮮活的例證，大革命發生前，法國社會那種史無前例的、持續穩定增長的繁榮，反而最終引起了民眾一種普遍的不安定情緒。因為，人民的滿足感，主要源於他們對社會未來福利水準的預期。

所以，托克維爾得出這樣一個結論：當一個殘酷政權的桎梏緊緊束縛時，人民對自由的憧憬非常渺茫；但一俟這種桎梏產生鬆脫，大眾會忽然對於自己身上的殘存枷鎖過分敏感，就會覺得它們根本無法忍受！

根據我們常人有限的「常識」，我們一般都會覺得經濟增長和政治開明是件好事，因為這兩種因素可以提高一個社會人群的滿意程度，使得社會日趨安定。由此推之，貧困和專制，長久以往，一定引發社會動蕩和暴力事件。

但是，歷史經驗告訴我們，冷酷的事實往往與簡單美好的推斷背道而馳。美國歷史研究者杭廷頓在《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》中總結道：在英國統治時期的印度，政治暴力衝突頻發的地點不是窮困地區，而是普遍發生在那些經濟發達的省邦；資料和